

离奇
时代
恐怖悬疑系列

恶
怨
悲
苦

幻
血
为
花

诡 录 开

十八弯弯◎著

你不会知道你身边的人，都有着怎样诡异的过去和秘密。完好光鲜的皮肉下，这些「过去」和「秘密」将我们锈蚀成蜂窝窝状，每个小孔，都溢满了黑褐色的哀苦和痛楚。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恶怨悲苦

幻血为花

诡录

离奇
时代
恐怖悬疑系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诡异录/十八弯弯著. —兰州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,
2009. 10
ISBN 978-7-80588-783-8

I. 诡… II. 十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180618号

诡异录

十八弯弯 著

责任编辑: 马吉庆

装帧设计: 吉安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

邮 编: 730030

电 话: 0931—8773224 (编辑部)
0931—8773269 (发行部)

E - mail: gsart@126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gansuarts.com>
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毫米×990毫米 1/16

印 张: 13

字 数: 260千

插 页: 2

版 次: 2009年12月第1版

印 次: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588-783-8

定 价: 22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目录

红痕001

寻人005

女童的口红011

开门之后016

蛮腰022

脊椎030

手镯033

桥038

拾荒老姬046

逃生噩梦051

海难的黎明057

恐怖的连锁反应065

姐妹情深074

脚080

寻死090

最后的云霄飞车1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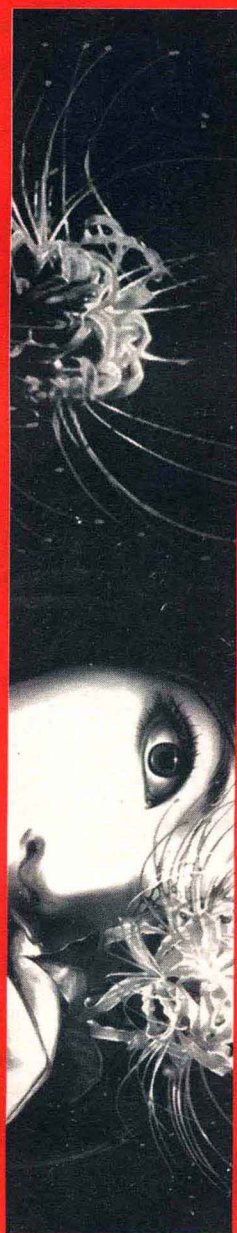
女人和她的猫110

诡
异
录



离奇
时代
恐怖悬疑系列

变脸	116
呼吸	119
发	121
村庄轶事	129
痒	135
饺子	140
精神病人	144
水晶球的秘密	153
没有理由	160
遗书	168
血，缘	173
答应	185
挽歌	191
龋齿	194





红痕

年近四十的阿伟最近红光满面，滋润得很。熟识的人遇见他总不忘记招呼一句：

“阿伟，何时做爸爸？”

只一句话又添了他的红光，他总是笑答：“快了快了，过几个礼拜就进医院待产了。”

结婚五年的妻子终于得孕，阿伟成天乐成一朵花。

这日又加了薪，连老板都赞他：“最近红星高照嘛，不请客喝酒乐乐兄弟们，小心一个人捂出红疹子！”阿伟一笑，自然出手大方。说是兄弟酒，去的全是阿伟的上司，几个经理浩浩荡荡地进了夜总会，卸下道貌岸然的外衣，个个搂着妖娆的舞小姐，闹腾得好不欢愉。

阿伟窃笑，同为男人，他太了解如何哄得上司开心了。

坐久了终也耐不住寂寞，自己也拉过一个穿迷你裙的妞儿，小姐娇笑着滚进他怀里。几个上司顿时笑成一片：“守了八个月的活寡，现在要爆发了咯！”他轻轻一笑罢了。

他再爱妻子，终究是个男人，怎么忍得住？

在宾馆里冲了全身，洗去一身廉价的脂粉味，把钱压在烟灰缸下。不贵，才二百而已，只是久经风尘的女人，一身骚味，激情时尚还可以，事后想想竟有些恶心。他最后看一眼床上仍然酣睡的女子，半掉的妆容再也遮盖不住青春的流失。他皱眉，摔门离开了。

回到家是午夜3点，妻为了肚子里的娃娃早早地就睡了。他小心翼翼地躺在妻的身畔，月光下妻的脸微微有些浮肿，是怀孕女人的特征，还是成天的老母鸡汤堆出来的？还有那从鼻梁处蔓延到两颊的，妻曾经告诉他那叫妊娠斑。妻曾经摇着他的胳膊说不许嫌弃她，妻抚着肚子，“难看了，也都是为了我们的小鬼头。”

正想着，妻幽幽地醒来了。她懒懒地想翻过身，又碍着隆高的肚皮，于是深深拧着眉毛。阿伟适时扶上她，让她微微坐起。妻拧开床头的一盏小灯，光打上她的脸，臃肿的轮廓像陷入一堆光晕。

妻问：“怎么那么晚回来？不知道我一人睡觉好寂寞！”

他苦笑，怀孕八个月，一人睡觉和两人睡觉又有什么区别。但他只说：“应酬而已，还不是为了孩子的奶粉钱。”

妻娇斥道：“我宁愿不要那奶粉钱，做丈夫的成天不在家，我一人孤独，生下个怪胎怎么办?!”

“哪会，我的妻如此美丽，孩子像你一定漂亮!”他奉承道。

妻笑了，“现在这副鬼模样还好看?你肯定骗我!我非但不信你这滑头，还怀疑你是不是背着我去打野食了。”

他尴尬了一下，没有显在脸上。“我又怎么敢对不起你?”

“我不信，让我闻闻!”怀孕的女人最是多疑，她凑上来，使劲吸着鼻子，阿伟自信她什么也闻不到。

“再让我看看!”她又要求。

阿伟暗自慌神，不知那风尘女有没有在身上留下什么不堪的痕迹。他推搪：“你别动来动去的，伤了胎气!”

“我不，就要看看!”她把脸一横，怀孕的女人，最是蛮横。

她硬是凑上了身，伸手去脱阿伟身上的睡衣。阿伟拗不过她，一边配合着，一边自求多福。都说他最近红光高照，他默念着，但愿不出岔子。

妻看了前胸，又借着灯光看了后背，没有抓痕，也没有牙齿印，她很满意。她嬉笑着帮丈夫拉上睡衣的袖子，忽然奇怪地叫了一声：

“咦，这是什么?”

阿伟心一虚，声音都颤了，“哪里?是什么啊?”

妻指给他看，“这里啊，手腕上怎么有条红痕啊?”

阿伟低头看，果然，在右手的手腕处有一道细长的红痕，横过整个手腕，像是被线勒到的，重点又像是自杀后留下的痕迹。阿伟稍稍诧异，虽然只是个小伤口，竟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弄上的。

他狐疑着，妻又开口了：“那么不小心，怎么总是弄伤自己啊!”她咯咯一笑，忽地温柔地抱着他，“都快是做爸爸的人了，还那么不小心!”

他舒了一口气，知道盘问的危机已经过去。他也伸手拥住妻，只是目光落在右手手腕上，目光阴晴不定。

第二天上班，他依旧精神抖擞。今天是他加薪后的第一天上班，同事不论真心与否都会来上句：“恭喜啊!最近红星高照嘛!”

听多了，他自己更是高兴。

接过秘书的文件，秘书小姐也看见了他手腕上的红痕，问：“老板的红星，可是照得手腕都红了昵!”



他一笑，目光跟了年轻迷人的秘书好久，才又回到手腕上。想了一晚上也没想到是什么时候弄上的，仔细看，伤口还不浅，艳艳的红，怎么比昨晚的样子更红了几分？

他揉了揉眼，又凑近观察。的确是更红了几分，想必是睡相不好压得更红了。浅浅割开了的皮肉，有些表皮还外卷着，耷拉着。照理说开始痊愈的伤口应该是暗红色的，阿伟越想越不明白，干脆置之不理。

下班后，上司又勾搭上阿伟：“怎么，今天还HAPPY去吗？我请客。昨晚的女人怎么样？”

阿伟笑笑，“风尘女人，也就那么回事！”

上司挑了下眉毛，“你小子要求那么高，有胆子去搞良家少女啊！”

阿伟只得赔笑：“哪敢哪敢。”

最后还是一起上了夜总会，跳舞狂欢。只是阿伟的兴致浅了不少。

舞小姐扭着身子蹭着阿伟，“先生好冷淡哟！”说完还递上一杯酒，“我很渴，不如你喂我啊！”斜眯着美眸凑了上去。

阿伟迟疑，杯子没接稳，洒洒了出来。金黄的酒汁一半落在舞小姐的裙子上，一半洒在阿伟的手上。

舞小姐正想惺惺作态地娇叫几声，却是阿伟先一步大叫了起来。

“啊呀！”阿伟甩开舞小姐，忽然疼得滚到了地上。他自己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剧痛慌了神，他回过神智，才发现自己已不自觉地紧紧捂住了右手手腕。

他倒吸一口气，松开手。酒水洒在红痕上，皮肉如化学反应般涨起了恶心的脓泡，连成一线，鼓胀而丑陋。阿伟愣住了，他从未想到这红痕是如此严重的事情。

女人们围了上来，一张张惊骇的脸孔。电光火石之间，他忽然明白了。

妻明显发现阿伟变了。

他跑去看医生，皮肤科外科内科看了个遍，统统没有结果，中医西医都束手无策。那天翻起的脓泡丝毫没有消退的征兆，鼓得越发地大，轻轻一挠就破了，飞溅出一包血水，好生恶心。

上司体恤他，准他的假：“早些回来上班，没了你，少了个人欣赏小姐。”他赔笑，不太自然地牵动嘴角。

手腕烂得厉害了，于是阿伟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了，他常常瞪着溃烂的手腕，眼神渐渐狰狞，像是瞪着一个索命的刽子手。

红痕渐渐演变成一道红黄交替的粗线。每每上药包扎都疼得他眼泪滚滚，还不停地出脓水，纱布根本包不得，只得暴露着，伤口便更嚣张地溃烂着。黄黄的血水，悲伤的眼泪般流淌不息。

短短的日子，阿伟越来越惊恐，五官扭曲成了毕加索的油画。

妻担心，问他：“你到底记不记得究竟怎么弄伤了自己？怎么会烂成这样？”

半痴狂的阿伟铁青着脸回头看她，终是一语不发，手微微地颤抖。他其实早就想起来了，那段刻骨的经历，又怎么会忘记？

“再去看看其他的医生吧！”妻鼓励他。

他不答，良久，又神经质地叫喊道：“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！”

妻不明白，又不敢多问。

阿伟忽又凶狠着脸抬头看她，“也是你的错！也是你的错！”说着，不顾妻的大肚子，一把推开她，把自己关进了书房。

他打开电脑，查阅近一两个月所有的社会新闻，忽然面如死灰。

良久良久，妻见他不曾出过房门，又担心起来。她敲门，没有反应。拖鞋忽然是湿湿的粘粘的，她惊恐，几乎叫出声来。房门缝渗出血来，像个有生命的小湖，蔓延出来，漫了她的鞋。她几近晕厥，赶紧找了钥匙把门打开。阿伟倒在地上，死灰的脸，不跳的脉搏。

手腕，手腕……妻呢喃着，终于晕过去。

阿伟肿烂的手腕裂了开来，跌落在一边。切口整齐，像是被一刀生生砍下。阿伟失血过多，没有救了。

而男人好色，也是无药可救的。

妻没有注意到，阿伟的电脑屏幕始终闪烁着，他最后浏览的新闻，一条悲惨的社会新闻。

X月X日，少女XXX于家中自杀身亡。

据知情者透露，该少女曾于家中割腕自杀多次，均被家人救起，右手手腕伤口处早已肿烂不堪。这日少女家人疏忽，少女干脆自断右腕以求一死。

而该少女自杀的理由，据说是因为一个月前于深巷被歹人强暴，凶手至今查无踪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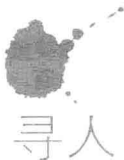
谁说阿伟无胆子搞良家少女？

他说过，再爱妻子，自己也终究是个男人。

那次在巷子里，他劫持了她，她拼命反抗，像是垂死的小鸟，激起他无限的热情。少女痛哭，嘴被他的手堵着，她双手胡乱打着，指甲在他的右手腕划下一道淡淡的红痕。他却更兴奋，失去了理智，抓着少女的头向墙壁撞去，少女白眼一翻，软软倒地。

他从此不再热衷风尘的味道。尝过一次，回味无穷，才有动力继续耐着妻子怀孕的苦恼。

只是他不知道，风流一次，代价太大太大。



寻人

暗夜里翩跹的蝴蝶，有着浅褐色娇嫩的翅膀，一只一只，停留在女人的身上。从脸，到脖子，蔓延到躯干，淹没了四肢。

女人沉沦在斑驳的色块中，渐渐喘不过气。她于是挣扎着回头，哀伤地对我低语：“亲爱的，救救我……”

冷汗淋漓，我又一次从噩梦中惊醒。

伸手抚摩着冰凉的另一半床铺，月光映上去，是凄厉的白色。

我的妻子一个月前失踪了，带着一身的狼狈和痛苦，蒸发在茫茫人海里。

我拿着她最后的相片，几乎找遍了整个城市，毫无收获，只记得一双双陌生的眼睛打量着照片上斑斓的妻，一脸惊诧得令人厌恶。

然而，这是连我自己都不忍凝视的，她不笑的眉眼，整张白皙的脸埋在浅褐色的斑块中。

那是开始于半年前，我的妻子开始患上这种怪病。

并非毫无征兆，先是手脚处淡淡的瘙痒，如无数条小鱼啄吻着肌肤。然后是米粒大小的斑点星罗密布在身体的各处，简直堪比雨后的春笋，它们在妻子的身体上肆意地生长，扩大，相互接轨，连成一片原野。

手足无措的妻子四处求医无果。那些最后的日子，夺目的躯体虚弱得宛如一条奄奄一息的地图鱼。

我知道，她很痛苦。

“不明原因的斑块，面积竟然达到皮肤的约80%。化验得知，可能是某种细菌感染的结果。在你妻子的身体里发现了一种细菌，从形状到习性都是史无前例的。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日常生活的接触不会导致传染。至于治疗，我看，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研究。”

医生这么对妻子说。面前是一张张黑沉沉的X光片，凌乱一叠的化验单，翻动时能带起一阵微风，却几乎抽走了她全部的希望。

她颤抖着已是嶙峋的身体，却已不愿我再抱紧她。

我浑浑噩噩，溺在伤心的湖里。诉说到这一段，嘴里的酒气更浓烈，很有一个失意

男子的意境。

“然后呢？”对桌的男子顺势收去我的酒，“难道就真的不能治了吗？”

我恍惚地看他，小酒店的老板阿财，我的酒桌好友，也算是陪我举杯浇愁的知己。

“还有，当然还有，突然得了怪病的女人，这得招来多少闲言碎语啊。”我含糊地回答。

“所以你妻子就失踪了？是自己出走的？”他又问。

我摇头，确切地说，是不知道。只是一个明晃晃的清晨，就那么突然地失踪了，了无痕迹，仿佛融化在晨曦的光里。

阿财叹息，于是又夹了几筷子小菜到我碗里。“别喝酒了。你今天不是请了假去找人的吗？若是不如意，再来我这里坐坐，兄弟我肯定陪你！下次，给你尝好料。”

我感激地笑笑。这个认识了许久的酒肉朋友，此刻贴心得令我无以为报。

阿财的小酒店缩在一条巷子深处，光线昏沉，常年仿佛笼罩在阴影里。小酒店来的人也不多，都是些附近的熟客。

我挥手告别，越过稀稀拉拉的几个客人往外走。走出巷子，阳光明媚得仿佛异度的世界。很多时候我都会遐想，若是能一辈子躲在阳光的背面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
我提着包，里面是昨天加印的五十张寻人启事。我翻动着地图，那点点块块的形状又让我想到妻子，只觉得晃眼。我打起精神，向着城市里最阴暗的街道走去，盼望着在某个潮湿肮脏的角落，看见妻子蜷缩在那里，目光如猫，畏光，宛如那些她最后在家的日子。

我没有和阿财说，妻子最后的生活疯狂而混沌。

她不再相信任何医生，天天待在家里，狰狞着仿佛等死的眼神。她闭紧房门，关掉所有的窗户，甚至用胶带细心地封闭起来，缩在凌乱的被褥中，拉扯着自己的头发。她对我叫喊：“我听见好多的流言蜚语，在风里，在空气里。他们都在嘲笑我，他们说我是肮脏的女人，才会得这种肮脏的怪病……亲爱的，把窗户封严实了，别……别让那些话飞进来。”

我无能为力，只得悲悯地看着她自我折磨。

而那些流言，即使我塞住耳朵也被它们寻找到可钻的缝隙。

“楼上那对夫妻，妻子生了怪病你知道不？”

“怎么不知道啊，浑身的斑啊，真恶心。光是在窗口无意看到，就吓得我鸡皮疙瘩掉一地啊！”

“也不知道怎么会得，听说是不明原因啊。不要传染连累我们啊！”

“就是，我今天早上看见她老公，都不敢和他打招呼。不过年纪轻轻的女人，怎么就得了怪病了？”

“不懂了吧！有些怪病，就是要那些年轻漂亮的女人才会得。”

“说得也是，看着白白净净，谁知道背地里是干什么的？脏死人了！”

他们说笑着，于是暧昧地大笑起来。

房间里，妻子抑制不住嚤嚤而泣。

我明白，那些长在她身上的斑块，是无数双生根在她躯体的眼睛。她无处可逃，以为甚至牵连了我。

“我是肮脏的女人啊，”她神经质地喃喃而语，“与其肮脏地生，还不如肮脏地死……”

一脚一脚踩在泥泞的地面，我扫视过一张张饥饿而锐利的脸。奇妙的酸臭味道，油腻邋遢的衣服和头发，却依旧没有妻子的身影。我筋疲力尽，走到路的尽头，依旧一无所获。我翻出一张寻人启事，贴在一堵墙上。

也许是我太执著于她出事前所说的“肮脏”这个字眼，但除了这个，我毫无线索。我抱头，强忍着眼泪。亲爱的，你究竟在哪里？

回过神时，人已经身处小酒店外。阿财探出半个身子，“今天有收获吗？”

我疲惫地摇摇头。

阿财把我迎进店里，“别着急，警察那里不是还没有消息吗，明天你再亲自去问问。”

“只怕有了消息，就成了噩耗。”我郁郁地说。

阿财只是一愣。

他转身回到厨房，从厨房里取了个锅子，“特意招待你的！”

我掀盖，香气四溢，是一锅子红艳艳的小龙虾。

“家乡秘方，正宗的十八香啊！我的店里是不卖小龙虾的，嫌麻烦。不过正好得了些原料，就尝试着做了些，只请你一个人哟。”

我勉强笑笑，麻辣的蒸汽扑鼻而来。

阿财于是搭上我的肩膀，“很辣，所以，辣得流泪也不会有人笑话你。”

我猛地明白了阿财的用心良苦。

那一夜，我吃完了整整一锅的小龙虾，哭得不能自己。

科学证明，即使是男人也应该适时地流泪，以减少压力，现在我相信了这句话。积压许久的苦闷随着眼泪一并得到了释放，整个人仿佛在清水里洗涤过，轻松了很多。

我感谢阿财，更是意外地爱上了他的小龙虾的味道。那种鲜香麻辣的滋味，在味蕾上跳跃翻滚，罂粟般，令我忘记了苦痛。忘记，便是解脱。

当然还有很多科学也无法查明的事情，比如我妻子的怪病，比如她的失踪。



当我不知是第几次垂着头从警察局走出来，抬起头，却还是明亮的艳阳天，毫不唾弃地照耀在我的身上。一瞬间，觉得人生还是何其的美丽。

“抱歉，还是没有任何线索。”警察不知第几次地对我说。从愤怒、伤心，到最后只是淡然地笑，我惊讶着自己的变化。

很多时候，我已忘记了心如刀割的感觉，回想起来，也如一部陈旧的电影。于是只是冷静地思考，如果妻子未死，她究竟藏匿在世界的哪个角落？即使她死了，她的尸体何时才会出现？

又一个月过去了，我身心疲惫。更可悲或者幸运的是，我渐渐地麻木了。

我突然发现，自己只是单纯地想找到她，了结一桩心事。

时光消磨了爱别离的痛。现实，就是那么残酷。

机械般的寻完人，我又一次坐到了阿财的小酒店里。

“还是照例的小龙虾？”阿财问我。

“再来几味小菜，你看着办吧！”我回答他。

他于是转身忙碌起来。“隔三岔五为你准备小龙虾，我看我正经地经营这个好了！”

“好啊！”我笑笑，“说实在的，你的小龙虾的味道简直没得说，总觉得有股特别的香甜，吃起来脑海一片空白。总之和外面卖的不一样。”

“你太抬举了，也就是原料新鲜了点。我可不会像外面，用死虾，都是自己搞来的鲜活材料。”他说着，把锅端了上来。

掀开盖子的同时，我食指大动，口水连连。

“明天还去别的地方找你妻子？”阿财问我。

“不了，我请了太多的假，该回去上班了！”我啃着小龙虾回答。

“总算走出阴影了？”阿财一笑。

“嗯，人生总要往前看！”我回答。而久了淡了，则是我不愿说出口的理由。

无论多么轰轰烈烈的爱情，最终都会被埋葬在时间的坟墓里。

永远做不到真正的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永不分离。

我知道，即使这么说，我对妻子执著的时间也太少了些。只是这两个多月，我已耗尽我所有。

亲爱的，原谅我，我要开始过自己的生活。

我准备搬家，离开那些远远躲着我的三姑六婆们。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了，所谓的牵连真的存在。

站在空旷的房子里，从皱巴巴的被褥里散发出酸腐的气息，那是自言肮脏的妻子再

不愿洗澡而留下的味道。

“我一身肮脏，洗澡还有什么用？不如找个同样肮脏的地方，死了算了。”她常常嗤笑。

我终于明白，妻子其实已经疯了，寻回来，也不过是个痴痴癫癫的女人。我于是把被褥全扔了。

而我迟迟没有将搬家付诸行动，唯一的理由，竟然是舍不得阿财的小龙虾。

想到这一点，我哈哈大笑，自己是真的放下了。

事情的转折是在一个夜晚。我坐在阿财的店里狼吞虎咽，面前红彤彤的龙虾壳渐渐叠得要遮住我的视线。

“什么时候搬家？”阿财问我。

“放心，我走了也会常来吃你的小龙虾的！”我笑着回答，不觉又加快了咀嚼的动作。

他也笑，“吃这么多辣的，小心上火。”说着，目光扫过我半敞的袖子，“看你手臂上，都长出斑来了。”

只一句话，筷子坠地，我宛如堕入冰窖。

我站在镜子前，脱了衣服，仔细地观察自己的身体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米粒大小的斑点星罗密布在身体的各处，浅褐色，散发着淡淡的瘙痒。如芒刺，一一倒挂在我的心脏。

以后，它们会像雨后春笋一般连成一片原野吧？

我踉跄着，终于支持不住跌倒在瓷砖上。

怎么会这样？我惊恐地问自己。怎么会这样？……

医生看着我的化验报告，嘴角凝起一线。

“不可思议，竟然是和你妻子一样的不明细菌。”

我冲上去，狠狠地揪起他的衣领，“你不是说日常生活不会传染的吗？”

医生慌乱地回答我：“先生，你冷静点！应该是这样的没错啊，这种病毒不会通过日常接触传播，除非……”

医生的话语传过我的耳膜，我瘫软在椅子上。

电光火石间，我明白了。

亲爱的，虽然迟了些，但是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虽然，是用这么意外的方法。

我从阿财的店里出来。阿财在我身后追问：“你问这个做什么啊？”

我无心答理他。

妻在等我，妻在那个肮脏的地方等着我。她怨恨我的无情无义，不会放过我。

我加快脚步，飞奔而去。

警察在我的带领下，找到了那个池塘。淤泥堆积，肮脏而腥臭的一潭深水。

拨开自由游弋的一群小龙虾，仔细搜索这片水域，终于找到了一具隐蔽的女性尸体。腐烂多日，已见白骨累累，皮肤皆已不覆，所以也不见了满身的褐斑，但我仍一眼就认出她，我的妻，没了眼珠，也在看着我。她果然说到做到，“与其肮脏地生，还不如肮脏地死……”

显然，她残缺的身体，一点也不影响性喜食腐的小龙虾的胃口。

她把她身体的基因、细菌，通过这些游弋的小家伙，通过阿财的十八香，传达给我。从胃蔓延到肠，再到身体的每个细胞。

生活肮脏，几乎终生携带细菌的小龙虾，不愧是她最好的信使。

医生说，日常生活接触不会传染，除非通过大量的消化道直接接触。

我掩面而泣，却听见妻隐隐地笑。

我知道，她很高兴。我和她终于做到了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

恶
怨
悲
苦
幻
血
为
花

P010





女童的口红

恍惚之间，我做这行已经十多年了。

这次，我受雇监视一个女子，照片上妖娆媚惑的身影，如今每天也映在我的高倍望远镜里。

我租下与女子一街之隔对窗的房子，又似一个画框，女子每天出现在其中。她的窗台成为沙漏的口，一点一滴泄露着她的秘密。

“她似乎不止我一个恩客，”雇佣人弹着烟灰愤然道，“你帮我监视着。我可受不了这份绿帽子的怨气！好像还有一个私生女，婊子货，别让我抓到你！”

3月1日

我依稀记得雇佣人的话语，所以当小女孩第一次出现在窗台时，我只是轻轻皱眉，然后配合着女童的身高调低了望远镜。

约莫十来岁的年纪，一身红裙艳过了太阳的光彩，眉眼顾盼间像极了我所监视的女子。雪肤红唇，似是柔媚的美堕入了天真幼稚的调色盘。奇妙的感觉。

女童靠在窗台，双眼流泻着神采，却没有焦点，胡乱打量着上下左右灰蒙蒙的天和建筑物。我警觉了一些，把自己掩饰得更好，而她也似乎并没有察觉我的存在。她低着头，良久不再抬起，半垂的小脸似是微微笑着，忽然扬手推落窗台上的一只空酒瓶。深绿色的酒瓶迅速坠落，闪成一个墨点。十五楼，如瞬间炸开的烟火。

很突然，我的望远镜甚至来不及移动。而楼底下已是惨然一片，砸伤了一个妇人。额头流下的血，艳过了女童的红裙。

社区哗然一片。没有人知道是谁做的，除了我。

3月2日

今天，我监视的女子起得很早。她在窗台上梳理着头发，就在昨天酒瓶砸落的地方。

她的目光——扫过窗台上的空酒瓶，描过的眉微微挑起。我猜她知道少了一个，但她很快恢复了愉快的表情，仿佛少的只是一缕烟云。

十分钟后，她下楼，上了一辆宝马。

而那一日，我的雇佣人在香港开会。

又隔了一会儿，我本已打算收起望远镜，那女童却出现了。我克制不住地观察起她。

她今天着白衣，麻花辫编得不太整齐。她跳上窗台，把头搁靠在玻璃窗上，半闭着眼，慵懒如猫。良久，她忽然痴痴地笑起，伸手拆了她的辫子，披头散发。她从脚跟处拾起一个物件。我调近了看，她靠着玻璃，执着一支艳得媚俗的口红，在幼稚的唇上来回划着，一道又一道。平行线般的粗线条，占据了半张脸。然后她转过头，对着窗外的世界，暧昧地笑起。

我知道她没在看我，她看着天，看着周围的建筑物，那些涩涩的灰，全败在她的红唇下，全消化在她的血盆大口中。

凌晨1点，我监视的女子终于回家。她看见帮她开门的女童，如同鬼魅的脸。她大笑不止，用口红把女童另半张脸也涂红了。

3月3日

没看见女子，一定是赖床了。

倒是女童的脸出现在窗台好几次。红白交错的脸，宛如阴府的使者。

我很好奇她为何不把口红洗干净。

3月4日

我的雇佣人依旧在香港忙碌。而对窗的女子，今天也又接下了一单生意。

上午10点，一个男子进入了女子的家。房门正对着窗台，所以我看见了。正想调近了望远镜仔细看看男子的相貌，那女子却一把拥抱紧紧粘上了男子。两人纠结不止，两张脸密密贴着，像要融化在一起。男人忽然拉高了女子的裙子，我等待着好戏的来临。一只幼稚的小手却拉上了窗帘，谢幕般隔绝了所有的戏码。

我多少有些不满，忽然看见女童把自己也裹在了窗帘的后面。她轻轻跃上窗台，还是把身子靠在了窗玻璃上，面无表情。

窗帘把世界分成了两块，里面是男人和女人最香艳的交易，外面是冷淡的女童，和监视他们的我。

我忽然觉得可笑。女童也怪怪地笑了。她从口袋里掏出个管子。啊，不，是支口红。她打开盖子，浑圆的小手在玻璃窗上一笔一画地写着，像上黑板写字的小学生一般认真。

写完，她痴痴笑了。